大公報
責任編輯：吳至通　美術編輯：徐家寶
2019年3月24日　星期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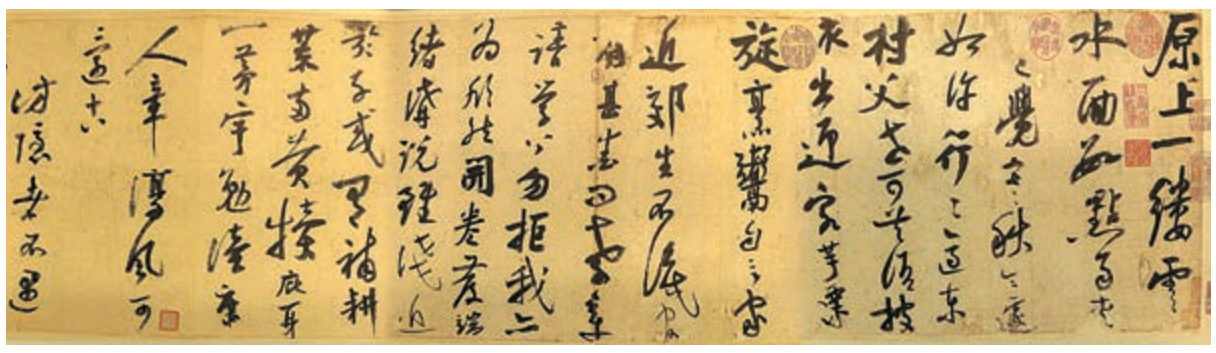
「以天下爲己任——宋賢遺墨」

系列四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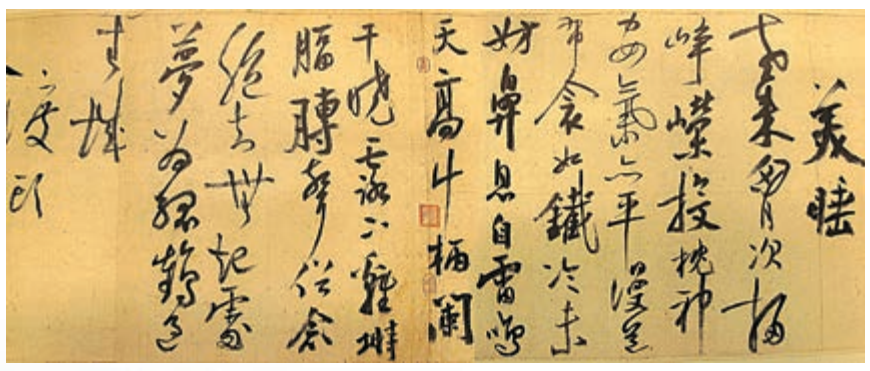
陸游：愛國詩人，專業書家

姜舜源　文、圖

陸游（一一二五至一二一〇年），字務觀，晚號放翁，宋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他首先以南宋愛國詩人著稱，位列「中興四大詩人」（陸游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尤袤）之首。如果說蘇軾是北宋詩壇的代表，陸游則是南宋詩壇的代表，重新唱響力主抗金、維護國家統一、保衛人民和平生活的主旋律，引起社會廣泛共鳴。他生前編訂的《劍南詩稿》，已錄詩九千四百首，是我國古代留下詩篇最多的著名詩人。



▲遼寧省博物館藏陸游《行草書自書詩卷》第一首《記東村父老言》



►遼寧省博物館藏陸游《行草書自書詩卷》第五首《美睡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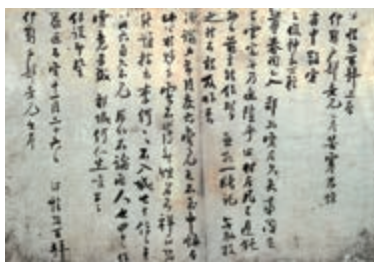
▲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行書桐江帖頁》

▲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行書長夏帖頁》

▲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行書尊眷帖頁》

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宋元四家書冊・宋陸游上問台閎尊眷尺牘》

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致原伯知府尺牘》（《秋清帖》）



▲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行草書苦寒帖頁》

國家、愛國是歷史概念，必須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實事求是看待，其重要標準是對人民生活、社會進步、國家發展是否有利。近年來出現用二戰後的國家概念，衡量歷史上國家、愛國命題的糊塗意識，岳飛、袁崇煥等都不是民族英雄了。照此類推，屈原愛國成了阻礙國家統一，秦檜賣國通敵成了促進民族團結。這不是科學的歷史觀。實際上，漢代抗擊匈奴，宋代抗金、抗元，明末抗清，還是中原王朝代表的先進生產力、先進文化，抵抗敵對政權代表的落後生產力、落後文化，對廣大中原地區社會經濟、人民生活及文明發展成果的破壞的正當行爲，是歷史的應有之義。

陸游學詩與學書、寫詩與書法創作，一直是同步進行：「一卷《楚騷》細讀，數行《晉帖》閒臨。」既是詩人，又是專業書法家，居南宋「四大書家」（陸游、朱熹、范成大、張即之）之首。他與北宋蘇軾一前一後，輝映兩宋詩壇、書壇。他還是南宋文學家、史家，有文集、詞集《渭南文集》《老學庵筆記》及歷史著作《南唐書》等。

「一朝此翁死，千金求不得」

遼寧省博物館藏陸游《行草書自書詩卷》，縱三十點二厘米，大致是宋代一尺（約三十一點六八厘米）的標準「尺牘」，歷代裝裱略加剪裁的結果；卷的橫展單是陸游書跡所佔位置就長達六米多，堪稱鴻篇巨制。

陸游在詩末自署：「近詩一卷，爲五七郎書。嘉泰甲子歲（四年，一二〇四年）正月甲午（三十日），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，時年八十矣。」已有研究揭示，「五七郎」，指陸游最小的兒子七子陸子遹（又作子聿）。按陸游老師、詩人曾幾所述，陸游家族山陰陸氏，是三國軍事家陸遜及晉代文學家、書法家陸機、陸雲之後，唐代宰相陸贄是其近祖。高祖陸軫、祖父陸佃都是進士，父親陸宰繼承陸佃和王安石富國強兵新學思想，陸游自幼接受父親言傳身教，思想進步，力主抗金、反對投降。五七郎是子聿在陸氏大家族同輩男子中大排行。陸游享年八十六歲，在古代大詩人中是最長壽的，相當於如今百歲老人。到晚年，其他諸子均已出仕離家，唯幼子子聿在身邊最久，所以得到更多父愛和教誨，像《冬夜讀書示子聿》：「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。」可知此卷是八十歲的陸老先生，專心致志於書法和詩歌創作，傾力打造的一件詩、書力作，有意給自己溺愛的幼子，留下的一件墨寶或者說財富，非一般書法作品可比。正如他自負之言：「一朝此翁死，千金求不得。」如今評論者認爲，此卷代表了南宋行草書的最高水平和成就。

「詩不能盡，溢而為書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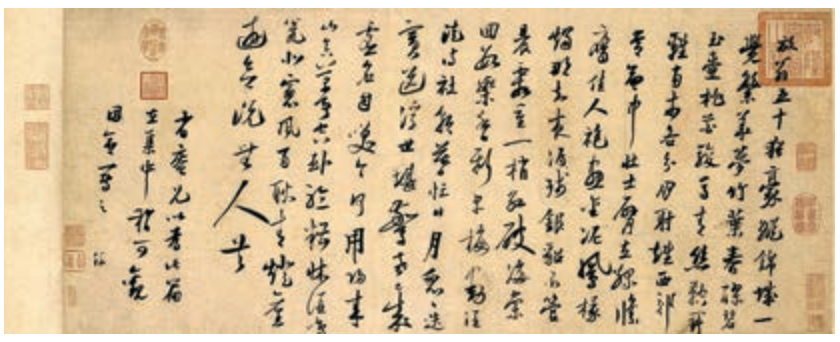
此卷書寫作者近作詩八首：《記東村父老言》（此詩在卷首，流傳過程中題目已損落）、《訪隱者不遇》、《遊近村》、《癸亥初冬作》、《美睡》、《渡頭》、《（庵中）雜書》四選二，達四百七十多字。都是先寫題目，再寫該詩正文。卷中一般大字七八厘米大，小字僅兩三厘米；「糜」、「磯」、「龕」等達十二厘米大；篇末「年」字，中筆一豎，飛白直下，長達十五厘米。在書寫過程中，行草相參；字跡大小的變化，墨色濃淡的變幻，結體收縱的把握，以至行間運行呼應，疏密布白安排，都跟隨詩意推進，呈現出詩歌特有的激越跳蕩的動感、韻律。

例如第一篇開篇，記從浙東家園到相鄰的東村一路所見及心理感觸。「原上一縷雲，水面數點雨。」兩句詩，對仗工穩；一幅畫，天光水色，景色空濛，點出浙東風光。「原上」以靜態爲主，「一縷雲」向動態漸變，「雲」字飄逸；接下來，「水面」淡蕩然，「數點雨」則有風疏雨驟之感；第三句「夾夾已覺寒」，秋風蕭瑟，寒意來襲，心神搖盪，筆跡收斂，「夾夾已」草草走筆；「秋令遽如許」，詩人感時代序、寂寥悲秋的心情，至此達一高潮。然後話鋒一轉，「行行適東村，父老可共語。」到達東村後，與鄉親們共話家常，相互得到心靈慰藉，心情、字跡都穩定下來。可以想見，詩人在書寫時，不久前的情景，像放電影樣一幕幕出現在眼前，心情激盪，神飛筆動，心手兩忘，書文天成。

這是詩人書法家的字。正如他的前輩，北宋詩人、書畫家蘇軾《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》論述的：「與可之文，其德之糟粕（下腳料）；與可之詩，其文之毫末。詩不能盡，溢而爲書，變而爲畫——皆詩之餘。」陸游的詩文，是他「王師北定中原日」（《示兒》）終生心願、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（《病起書懷》）深沉抱負的自然流露；他的書法是詩文的延續，詩不能盡，溢而爲書。

詩書並進，早起作墨

這件書法長卷結合陸游有關寫字的大量詩篇，爲我們還原出宋代書法史不少事實。例如，陸游像古今很多書家一樣，有黎明即起寫字的習慣，頗似唱戲、唱歌清晨起來「吊嗓子」，到晚年對自己的書法成就非常自信。《四日夜雞未鳴起作》稱：「放翁病過秋，忽起作醉墨。正如久蟄龍，青天飛霹靂。雖云墮怪奇，要勝常憫默。一朝此翁死，千金求不得。」可以想像，他把許多詩作都寫成書法作品，本文提到的遺墨只是歷經八百多年後遺珍。



▲故宮博物院藏宋陸游《行草書懷成都十韻詩卷》

唐宋時期毛筆與明清至今的毛筆有所不同，是將筆毫捆在筆端，其製作原理頗似舊時蘸水鋼筆。北宋科學技術獲得巨大發展，筆墨紙硯方面也日益考究，蔡襄作《文房四說》，記載澄心堂紙數第一，歙州績溪紙即後來的宣紙，乃澄心堂遺製，而新色鮮明過之；其《端明集》也提到李廷珪墨、宣州諸葛高造鼠鬚（黃鼠狼尾鬚）筆及長心筆爲「絕佳」。詩末「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」，是當時珍稀品種，也屬北宋狼毫筆，爲硬筆，晉唐書家喜用，像唐馮承素摹晉王羲之《蘭亭敘》、唐顏眞卿手書《祭侄文稿》，使用的都是硬筆。此卷披露的當時書寫工具，結合此卷不時出現的渴筆，由渴筆形成的飛白並力透紙背、入木三分的堅挺力度，是這種長心硬筆、宋代澄心堂優質紙張，結合書家得心應手的運用，才能達成的藝術效果。

北宋初年太宗淳化年間，以國家力量頒行《淳化閣帖》（簡稱「閣帖」）。陸游楷書即從此帖晉唐名家入手，而且一直是練字與學詩同時進行：「自年十七八學作詩」，「日閱藏經忘歲月，時臨閣帖雜眞、行」；「午窗弄筆臨唐帖，夜几研朱勘《楚詞》」。比陸游年輕六十二歲的南宋詩人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記載：放翁少時調官臨安，得詩句：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傳入宮中，高宗趙構大加讚賞，陸游從此詩名鵲起。

他對書法成就不假掩飾，自稱：「草書學張顛（唐張旭），行書學楊風（五代楊凝式）。」綜觀其書風，以晉王羲之、王獻之扎牢基礎、樹立境界。楷書取法唐顏眞卿、歐陽詢，行書取法當代前賢蘇東坡、黃庭堅、米芾，及五代楊凝式，草書取法唐張旭、懷素及黃庭堅。繼承了宋代前賢的胸懷抱負和精神境界，包括「尚意」的時代風尚。學詩、學書相互影響、融會貫通是其特色：「學詩當學陶（淵明），學書當學顏（眞卿）。」他堅信學習的最高境界是自出新意：「古來翰墨事，着意（亦步亦趨）更可鄙」；「汝果欲學詩，工夫在詩外。」最終，獨抒性靈的草書成爲他書法的歸宿：由「矮紙斜行閒作草」，到後期「醉帖淋漓寄豪舉」，「卷翻狂墨瘦蛟飛」。這些，都展現在晚年這件得意之作中。

書贈隱士，放翁豪縱

故宮博物院藏陸游《行草書懷成都十韻詩卷》，紙本，縱三十四點六厘米、橫八十二點四厘米，是傳世又一件陸游經典法書。詩中回憶宋孝宗乾道八年（一一七二年）四十八歲，至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年）五十四歲的六年間，在成都做四川制置使（地方軍事長官）、詩人范成大參議官時往事，二人「以文字交，不拘禮法」，陸游在此度過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時光，成爲終生想望。

「放翁五十猶豪縱，錦城一覺繁華夢。竹葉春醪碧玉壺，桃花駿馬青絲鞚。鬥雞南市各分朋，射雉西郊常命中。壯士臂立綠絲鷹，佳人袍畫金泥鳳。椽燭那知夜漏殘，銀貂不管晨霜重。……歸來山舍萬事空，卧聽糟床酒鳴甕。北窗風雨耿青燈，舊遊欲說無人共。省庵兄以爲此篇在集中稍可觀，因命寫之。游」

筆者考證，此卷書贈四川西昌隱士梁大用。陸游同齡人、南宋中興四詩人之二楊萬里《省菴銘》：「西昌梁大用，字器之，篤志嗜學，進未憖也（不求仕進），命其讀書之室曰『省菴』。」梁是他在成都時的「舊遊」，喜歡他這首懷舊詩，故以拿手書法書寫相贈。此卷作於東歸故鄉不久，比《行草書自書詩卷》要早二十多年，反映的正是「放翁五十猶豪縱」的書風。其書寫由行楷起勢，第一行酷似東坡《赤壁賦》卷。前四行之後逐漸放開，變爲行草，後段完全進入草書。不論行楷還是行草、草書，法度還是中規中矩，不脫宋代前賢和晉唐法帖規矩，與《行草書自書詩卷》「得意忘形」、「醉帖淋漓」之化境，不大相同。

風流時代，想望錦城

詩中「椽燭」，即如椽巨燭，某種程度上反映當時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。北宋魏泰《東軒筆錄》記載，北宋與歐陽修一起修《新唐書》的風流才子宋祁，曾任成都太守，帶着《新唐書》書稿到任上編修。「每宴罷，開寢門，垂簾燃二椽燭，媵婢夾侍，和墨伸紙，遠近皆知爲尚書修《唐書》，望之如神仙焉。」此公「多內寵，後庭曳綺羅者甚衆」。一次在錦江上歡宴，感覺有點冷，叫佳人們取「半臂」（短外套），但見十幾位佳人，每人遞來一件。他想推卻誰的都不是，接下任何一件則厚少薄衆。於是一件也不接，寧肯自己忍着受凍，也不傷美人的心。

文中「二椽燭」，是官家供給用於辦公事點燃的「官燭」；陸詩「椽燭」是自費蠟燭。古代照明所用燈燭，是一項不菲的開支。唐、宋時期四川相對躲開戰亂，發展繁榮。宋代社會發達，文人士大夫經濟收入高，政治環境相對寬鬆，知識分子們生活方式與六朝相似，故這兩個時代文化風尚也趨同：晉人尚韻、宋人尚意，都是文化藝術上的風流時代。

陸游當年在蜀中，與詩文同道們結成詩社，一起春遊、飲酒，鬥雞南市，射雉西郊，放鷹、歌舞，如椽巨燭高燒，沒日沒夜。同時代而年輕於陸游的周密《齊東野語》記載，陸游那時結識一位王侯家歌女，年長後生活落魄，花容憔悴，不復昔時人面桃花，令人惋惜，於是作詩詠道：「碧玉當年未破瓜，學成歌舞入侯家。如今憔頟（憔悴）蓬窗底，飛上青天妒落花。」

還有《懷成都舊遊二首》：「金鞭珠彈憶春遊，萬里橋東罨畫樓。夢倩曉風吹不斷，書憑春雁寄無由。鏡中顏鬢今如此，席上賓朋好在否？篋有吳牋三百箇，擬將細字寫春愁。」「裘馬清狂錦水濱，是繁華地作閒人。金壺投箭消長日，紅袖傳杯領好春。幽鳥語隨歌處拍，落花鋪作舞時茵。悠然自適君知否，身與浮名孰重輕？」

陸游傳世遺墨較多。故宮博物院還藏有《行書桐江帖頁》《行書長夏帖頁》《行書尊眷帖頁》《行草書苦寒帖頁》等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致原伯知府尺牘》（《秋清帖》）、《宋元四家書冊・宋陸游上問台閎尊眷尺牘》《宋人法書（三）冊・宋陸游致仲躬侍郎尺牘》等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◄清代陸游畫像